

老家学堂

西施美丽 曹娥孝悌 英台多情 秋瑾侠义

解码:绍兴出奇女



本报记者 陈志农

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参观了青藤书屋后曾感慨地说,徐渭要是生长在别的城市,早当作宝贝进行宣传开发,可惜绍兴名人实在太多,光一个鲁迅,就掩盖了多少名人的光辉!

我也有同样的感慨,不是为徐渭,而是为绍兴的女性。历史上,绍兴出过多少奇女子——美丽的西施,孝悌的曹娥,多情的祝英台,鉴湖女侠秋瑾……即使是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她们的光芒,依然透过重重天幕闪耀至今。但因为绍兴有太多的名人,她们的光芒总是时隐时现。

有时候,这种朦胧之美,反而激起我的探索欲望。绍兴为何容易出奇女?她们的同时代人又是如何评价她们的?这种基因能否嫁接到现代?

娶妻当娶绍兴女

四大奇女子中,近代地位最高的当然是秋瑾。倡导革命并身体力行的鉴湖女侠英勇就义后,孙中山先生亲撰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至今轩亭口解放路上,秋瑾纪念碑依然高高耸立。

正如鲁迅先生在《药》中所写,秋瑾的所作所为,并不为当时人所理解,他们一致认为夏瑜(喻秋瑾)“疯了”。直至今日,依然有人不解地问:“秋瑾出生官宦之家,嫁的也是大户人家,为啥还要投身革命?”对这种志,我只能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如果将眼光放长来看,绍兴四大奇女子中,被褒扬最多的首推当时年仅14岁的上虞姑娘曹娥。

曹娥是东汉时期人,她的父亲曹盱是个巫祝。东汉汉安二年(143),曹盱驾船在舜江(今曹娥江)中迎潮神,不幸落水,连尸体也找不到。14岁的曹娥日夜在江边哭寻父亲。哭寻了17天后,曹娥也投了江,5天后抱着父亲的尸体浮了上来。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孝远重于其他品质,所以曹娥死后,备享殊荣。人们把舜江改为曹娥江,在曹娥江边立庙祭祀她。

曹娥庙中最有名的题刻是曹娥碑,此碑不但书法成就高,还留下许多故事。相传公元151年,上虞县令度尚想为曹娥立碑,先叫下属魏朗操笔,但魏朗一直写不出。

度尚就叫弟子邯郸淳作碑文。邯郸淳当时才20出头,只见他从容提笔,少许构思,一挥而就,令人赞叹不已。此事传扬开去,越传越奇,所以蔡文姬的父亲蔡邕闻讯前来上虞曹娥庙观摹。当时已是黑夜,蔡邕就用手摸碑文读下去,还在碑的背后题了“黄绢幼妇,外孙齏臼”8个字。

三国时,曹操和杨修一起来曹娥庙祭拜。看到碑阴“黄绢幼妇,外孙齏臼”8个字感到很奇怪,最后还是杨修破译了这个谜语,说答案便是“绝妙好辞”。这件事,《三国演义》中有记载。

四大奇女子中,在民间影响最大的是祝英台。据专家考证,祝英台确有其人,与曹娥同属上虞人,据说她颇有花木兰之风。但她与梁山伯的故事,却是后人编排的。即使编排又怎样?如果己身不堪,人们又怎会把这么美好的事放在她们身上。

绍兴四大奇女子有一个共同特点,都非常美丽。当然,论美丽,首推西施。“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中国四大美女中,能“沉鱼”的西施排在第一位。

西施不但美丽,而且非常聪明。越王把西施送给吴王,决不是

送一只“花瓶”,而是在吴王身边安插了一个“女间谍”。西施能周旋在两个凶残又精明的大王之间,功成后又全身而退(据说越国胜利后,范蠡归隐江湖,与西施浪迹天涯,做了神仙眷侣),非有大智慧难成其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绍兴女子实在有情有义,忠孝两全。唯一遗憾的是,这四个奇女子,都不得善终(西施可归类于失踪人口)。但这也只是以今天普通人的眼光来评判,在古代,要紧的是名节,是众人的口碑,是青史留名,死又算得了什么!

随物赋形,润物无声

一个地方的个性形成,逃不出地理和历史两个方面的因素。要分析绍兴出奇女子的原因,也需从历史和地理来考虑。

越民族虽说是山民,但老早就与水打交道,大禹其实就是古越人民治水的图腾。整个绍兴的历史,是不断地从山地走向平原、大海的历史。

为了霸业,越王勾践把都城从山区迁到平原。据记载,2000多年来,绍兴城的城址一直没有变动过,而过去这一带周围都是沼泽地。此后马臻开凿鉴湖,汤绍建三江闸,才逐步变成良田沃畴的鱼米之乡。绍兴的历史,就是一部亲水、斗水、利用水的历史。

上善若水。水赋予绍兴女人美丽和智慧。

我们知道黄酒是绍兴的特产,而鉴湖水是成就绍兴黄酒的头号功臣,鉴湖水同样造就了绍兴女人的特质。鉴湖上游的土中富含矿物质,新中国成立后曾开采过平水铜矿、漓渚铁矿。这种矿物质水让绍兴女人皮肤雪白,冰雪聪明。所以李白说:“镜湖水如月,耶溪女似雪。”杜甫也说:“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而西施的家乡正是在鉴湖上游的若耶溪畔。

水也赋予绍兴人宽阔的历史胸怀。我的故乡绍兴市越城区鉴湖镇芳泉村,位于绍兴的南面,背山面向平原,现在应算半山。距离我们村一公里左右的东面和西面,是坡塘和南池,这两个地方都是勾践时的养鱼基地。我小时候还到过坡塘的望海亭,可见过去海离这里不远。这种沧海桑田之变,让绍兴人抛却一切琐碎的斤斤计较,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同时,从勾践开始,绍兴的历史上,多次经历国破家亡的痛苦,形成了绍兴人坚韧的个性。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复仇成功;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南,攒官绍兴,终难逃覆亡厄运,令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同样在明末,当大厦将倾时,一大批绍兴名人痛斥奸臣,以身殉国。也有像黄宗羲、朱舜水一样逃往“首阳山”,“不食周黍”的。明末礼部尚书王思任痛斥奸相马士英的“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也。”一语,精辟且深刻地总结了古越2500年的历史和人文精神。

从祝英台身上可以看出绍兴女子颇有一种侠气。这种侠气,在秋瑾身上得到了集中爆发。鲁迅先生回忆,有一次绍兴同乡在日本东京开会,秋瑾拔出佩剑一刀砍在桌上发誓,如有人变节清廷,将像对这张桌子一样对他。至于主持大通学堂倡和徐锡麟起义,起义失败后慷慨就义,更是令人荡气回肠,真不愧是“鉴湖女侠”。

每每缅怀先贤,一股郁郁之气充斥胸腔。还是伟人毛泽东理解我们绍兴人:“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氍毹入诗囊。”

奔走的城市,牵挂着乡村。老家,等你回来。浙江日报美丽乡村周刊官方微信平台“老家”,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曹娥庙

老家秘境

编者的话:在我们骨子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那就是慎终追远、不忘祖先。每个人生来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从哪里来?”而姓氏文化,就是对生命起源的启蒙。宁海吞潘村子孙后代查宗谱、访故人,一心探秘“生潘死郭”的姓氏转换。姓氏,不仅是符号,更是借着土地和乡情为自己寻的那份精神慰藉。

宁波宁海大佳何镇吞潘村有个延续了700多年的习俗——

生为潘氏,死为郭氏

本报记者 陈醉
县委报道组 陈云松
通讯员 王晓娜

在中国,姓氏往往指代一脉血亲,神圣不可侵犯。宁波宁海大佳何镇吞潘村村民潘胜利七八岁的光景,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葬礼,就是这一场葬礼模糊了他本以为“板上钉钉”的姓氏。

潘胜利记得,那时,宗族里一位80多岁的潘阿公去世,可灵位上却赫然写着:郭公某某。

“孩子,我们现在都姓潘,可等死去,就不再姓潘了,要改姓郭。”父亲这样告诉当年似懂非懂的潘胜利。年幼的他并不了解中国姓氏的意义,只知道全村人都有两个姓,使用的权界便是生与死。

“生潘死郭”,转眼在吞潘村延续了700多年,村民们早已习以为常,很少追问习俗的由来。亦或许是年岁太久远,也鲜有几人能道得清前因后果,不过幸好,“宗谱”还记得这一切。

姓“潘”了确承诺

穿过荆棘密布的山路,走了半个多小时,到达村里先人的墓群。正中间一座墓最大,碑上刻着郭公希渊和潘氏,显然是一对夫妇合墓。村民说,这就是吞潘村最早的太公和大婆。

墓穴主人,子嗣绵延至今。如今吞潘村有110多户人家,360多人,至今保留着中国最初姓氏集聚的状态,村里除了嫁进来的媳妇,全部都姓潘。

老村民潘永来拄着拐杖,坐在村口那棵好几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樟树下,他总说,树知道吞潘人在这里生活了多久。除了村口的大树,家族的宗谱也记得清清楚楚。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保存在村委会



村民在翻看宗谱

的最老宗谱,黄色的绸缎封面渐渐褪色,有的地方已经破开。不过,这不妨碍吞潘村子孙后代了解自己的身世。

宗谱记载,吞潘村始祖郭公希渊是南宋时期的良甲公,他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第十七代嫡孙,其父元林公官至户部尚书。

当时,希渊和他父亲大概就像今天的驴友那样游山玩水,寻幽访胜,游历至吞潘一带。当时,居住在这一片的冯家村人遭遇巨变,族人误以为是皇帝带进宫当娘娘的“丑女儿”惹怒颜,便举族搬迁,只有一户潘姓人家坚持留下守村。故事打动了游历的才子希渊,他娶了潘家小姐,扎根此处。

潘家没有男丁,只有女儿,所以希望希渊入赘,由翁婿之称改成了父子之称。

当时希渊很有气度,认为自己兄弟四个,郭家有人传宗接代,自己的后代姓潘也无妨,但又不想后人忘了自己的本姓,于是想出了个折中之策:“活着的时候姓潘,死去之后就姓郭。”

宗谱有载:“户部尚书元林公之子良甲公由天台青石桥迁邑之银杏树以为发祥之祖。二世希渊

公赘邑令潘伟珣公女。后因潘公乏嗣,遂易岳婿之分而为父子之祀。生则氏潘,不忍没岳翁之祀,死则氏郭,不敢忘己身所出。”

在世间寻求“两全法”

希渊当年内心挣扎过吗?毕竟在古时,入赘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况且是户部尚书之门第。希渊坚持死后重新改回郭姓,显然也很看重自己的姓氏,又是什么力量,让他妥协了呢……

更多的细节与当时人的心理,宗谱并没有更详细的记载了,在此后的700多年里,希渊和潘家小姐的故事却引得后人无限遐想。

纯朴的吞潘村人似乎更愿意相信,希渊的选择是出于爱情。

的确,“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得道的仓央嘉措尚且如此两难,可见,当年,希渊和潘家小姐需要突破多少重重阻力,在无数次的纠结、踌躇、辗转反侧后,放弃门第,选择爱情。

比起希渊当年的两难,两个姓氏给吞潘村人在世间惹的麻烦,也仅仅是些“小难”而已。

潘胜利从不敢忘记自己是郭氏的后代,哪里有“郭氏联谊会”也

总不忘记带着族人代表去参加。可是,他们常常在签到台就被拦住了。

“郭氏大会一般都需要身份证登记,可我们一拿出来,便被劝了出来。”他说,族人的身份证上分明都写着潘姓,对方质疑说,这怎么能参加郭姓的聚会呢?怎么能证明你们是郭氏的子孙呢?

“去年一次在台州临海的联谊会上,主办方好不容易接受了我们‘生为潘氏,死为郭氏’的故事,可是仍坚持,要参会就得写郭某某。”潘胜利说道。

“生为潘氏,死为郭氏”,这句祖训让潘胜利一下子为难了:既然还在世,写自己是郭某某是不是有违先人约定?不这么写,又怎进了会场?

踌躇了半天,潘胜利决定每个人都只写个名上去,就像他们村给去逝的长辈立墓碑的折中方法一样,不写姓,这样不违先祖,又不让主办方为难。“世间是可以寻得双全法的,就像当年的希渊一样。”村民们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剪不断的世间血脉

在世,顶着潘姓,可是吞潘人不会忘记自己的郭氏宗祖,也想在世间尽些心意。

吞潘村的祖谱已经修葺到第三版,岁月摩挲,一个村的记录也相当有限。村民便开始千方百计考证自己的祖籍来源,宗亲血脉。据他们了解,郭子仪七子,迁到金华。后转迁临海康谷,后裔又迁到长洋。长洋主居郭姓,宋哲宗年间,临海康谷的郭瑜迁居长洋为发祥祖。

“长洋”和“吞潘”相隔数十公里,可是这个名字,吞潘村人在心里牵挂了数百年了,据说,在漫长的时间里,两个村庄的村民一直相互走动,上门省亲,如一家人。

直到1985年,吞潘村全村村民才有机会集体到长洋认祖归宗。

83岁的潘福林回忆说,那是他平生见到的最大规模的集体仪式。至少2000多人簇拥在长洋村的郭氏宗祠,近一个小时的祭奠礼仪过后,不管之前认识或不认识,年纪大的相互拥抱,喜极而泣,世间的纷纷扰扰,时间的流淌总也是剪不断血脉之亲。

如今,每年清明,吞潘村都会派出代表前往长洋扫墓祭祖。

今天,我们在吞潘村的祠堂中间,就可以看到挂了四幅画像,其中一幅就是平安史之乱的汾阳郡王郭子仪。祠堂的正上方,悬挂着一副匾,上述“奕世同宗”四个大字。而这块匾就是吞潘宗亲1985年认祖归宗时长洋宗亲所赠送,吞潘人珍之重之。



宗谱记载着“生潘死郭”的习俗由来。

